

玩出一个新世界

■董雪丹

老爸是个老记者，只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个“老”字。别人称他“董老”时，他也总是抗议，不知是感觉自己还小，还是害怕那份过于深沉的尊重。他也的确生就一颗童心，总像一个贪玩的孩子，一个永不知疲倦的顽童。

那就换个词儿，说他是一个资深记者吧。究竟有多“深”，看看他在 2008 年的记者节写的一首打油小诗中的几句吧：“我把新闻比情人，半生厮守苦相恋。四十年前偶相遇，一见钟情结下缘。销魂断肠终不悔，如痴如醉情相牵……”

这么说来，老妈就是要吃醋，也有吃醋的理由，且不用说老爸日常与文字的形影不离、魂梦相牵，仅仅就按年头去回顾，老爸和新闻相守的时间，应该也比和老妈相守的时间还要长。

按说，退休了，这老头儿可以和新闻“一刀两断”了吧，可他在 2010 年 10 月退休前已经为自己找好了活儿：“人过五十又学艺，传播大道做网站。道学道教创论坛，弘道传道不知倦。”论坛里有很多版块，新闻自然还是不可或缺。用他的话说，这都是玩儿。

这老头儿玩得还真上瘾。记得小侄女一岁多时，我在电话里问她：“爷爷在家干啥呢？”她总是回答得言简意赅，就一个字：网。妈就在一旁笑。小侄女两岁时，再问，就多说了一个字：上网。妈还是在在一旁笑。当然，有时她还要调和这一老一小的矛盾：老顽童要上网管理他的网站，小侄女放着电视不看，非要凑热闹上网看动画片，明摆着和老头儿作对嘛！

不过，老爸和小侄女的矛盾，是两个顽童之间的矛盾，比较容易和解。老爸和老妈之间的矛盾，就复杂多了，有时不大容易调和。

刚退休的那一段时间里，老爸有时会向我告状：“你妈光欺负我，叫我拖地，还嫌我拖得不干净。”老妈是一脸的无辜：“不叫他起来干点儿活儿，他一个劲儿地‘趴在網上玩儿’！”老妈就这么有才，这么精辟的语言，就她总结得出来。

赶上老爸不听话，老妈自然会很生气，要唠叨几句，发个小火。好在老顽童的自我消解

能力很强大，对于不好听的话，“忘性”也大。没办法，妻子眼中本来就没有伟人，再说，谁让自己干家务活儿技不如人呢。就这样，他原本的火爆脾气，在新的生活模式里慢慢消磨，越来越是平和。就连告状，也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看来，处理好日常，也是要有“道”心的，“百姓日用即道”嘛，道原本就在生活之中。

有时，老妈会逼迫他从电脑前站起来。不跟电脑玩儿时，他会和小侄女玩儿。有一回，他给小侄女的头上绑个红色丝带，脖子上挂上他参加会议时用过的黄色绶带，还让她手里捧着《道德经》，拍下来，题名《小小道童》，发到“我爱我”微信群。直到现在，刚刚三岁的小侄女一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说：“道可道，非常道。”每当此时，老爸总是很高兴，觉得他在小孙女的心里，已经种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在他的“大道”里不紧不慢地过着，可一样的日子在老顽童退休的第三年时，好像有些不一样了：他总是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邀请，不断地外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次去洛阳老君山、济源王屋山，还有江苏茅山、南岳衡山、西安终南山、江西龙虎山、福建东狮山、四川的青城山和鹤鸣山……从他的行程中，我开始知道，原来那么多的山，都与道文化相关。“最乐入山访道，且喜有酒学仙”，这是老爸自撰的联语，由此可见，他行走天下时的悠然惬意。

对于老爸的改变，老妈很高兴：“他不会再成天趴网上了。”跟随老爸出门两次之后，老妈看老爸的眼神里，分明多出了一些，她不再以为老爸只是瞎玩儿了。她很兴奋地给我讲，老爸在会上怎么发言，弟子怎么尊重，见了哪些哪些已经近乎被神化了的道教名人。我调侃老爸：“不用再担心地没有老妈拖得干净了！”老爸很骄傲地说：“越老越宝贵的有两种人：老中医和老学者。”老爸的骄傲，是有理由的：在文化产业方面，他总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见解，有不少地方请他去为当地的道文化建设出谋划策。“老妈以你为骄傲，不会再跟你计较家务做不好了。”这么对老爸说时，我的心里是轻松的。

说实话，爸退休在家之后，有一个时期，我是很心疼的：他从一个广阔的空间，落脚在家这样一个小小的点上，才干似乎一下子都消失了。在家这个微小的点上，不会拖地，不会做饭，所有的家务事，都做不好，似乎一下子成了生活中的弱者。好在，他有网络，网络上道学的传播，盛得下他广阔的精神空间。我能理解，他人虽在一个逼仄狭窄的空间里，精神却在飞翔，在与天地相往来。可是，妈不愿意他为了一个“虚拟”的空间一天到晚面对电脑，因为她担心他的身体。所以，她总是故意地“欺负”他，指使他拖地、打扫院子、种菜……促使他从电脑前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休息休息眼睛。

老爸不就是在网上玩玩嘛，往大了说，不就是想让自己的精神有一个寄放的地方嘛，怎么玩着玩着，就玩得“延熹道人”的网名比真名“董延喜”还有名？怎么就玩成了“中国道学论坛”、“中国道教论坛”总编，《道行天下》杂志副总编，“网络弘道第一人”，这样的帽子，怎么就扣在他的头上了？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老远地来拜访这个老顽童？他说：“就想为道学普及做点啥，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愿意做的，做得轻松，跟玩似的，玩着玩着就做了。嘿嘿，玩呗，就是玩出来的。”

真是一个老顽童，玩了那么多年了，还是玩不够。现在，越来越贪玩儿，玩出了周口，玩到了全国各地，还心怀一个世界，成了“世界老子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这就是“为无为”吗？

玩吧，只要玩得高兴，玩得充实，玩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回想起来，在他退休当天单位的送别晚宴上，他即席作的顺口溜，已经畅想了自己的玩法：

道学道教两论坛，这也玩玩，那也玩玩。
明道修真悟三玄，道也钻研，易也钻研。
百字道文日一篇，老也谈谈，庄也谈谈。
闲暇问道访名山，宫也转转，观也转转。
尘心消尽道心宽，名也看淡，利也看淡。
无忧无虑养天年，顺也乐观，困也乐观。
退休生活似神仙，福也无边，寿也无边。

南窗下的槐木桌

■飞鸟

李老师退休后，只要往南窗下的槐木桌前一坐，老伴娟子就一通埋怨，说，坐多少年了，还没够，你那时要备课要改作业，没办法，现在你都退下来了，还是吃过饭就坐那里写啊，读啊，烦不烦啊。李老师装作没听见。他不知道吃过饭后不坐在槐木桌前，该去哪里。

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李老师还不是老师，他正在豆田里挥着镰刀割豆子，支书老耿嘴角咬着烟卷，到田里找他，说，李小军，你是高中生，咋割起豆子来了？李小军直起腰，说，叔，我不割豆子我干啥？老耿说，咱大队的刘各庄小学缺老师，你去教学吧。李小军说，我能中？老耿一撇嘴，吧唧，把烟屁股吐地下，用脚一拧，说，啥话，你是高中生，咋不中。于是，李小军就成了李老师，去离家八里多地的刘各庄小学代课教语文。

每天晚上，李老师趴在一张放在南窗下的桌子上改作业，备课，点一盞煤油灯照明，把鼻孔熏得乌黑。他改完作业备完课，开始读书，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慢慢地，就拿笔在白纸上写诗歌写散文。那时候，李老师南窗下放的不是槐木桌，是用两摞砖头垒起来，放一个做饭用旧了的案板，凑合搭建起来的一个台子。

李老师的班在乡语文竞赛中拿了第一名。校长和老耿领回来奖状后，嘴都合不拢了，拉着李老师喝酒。老耿把外甥女介绍给李老师。俩人一对眼，都中意了。李老师一表人才。老耿的外甥女就是现在看见李老师坐在南窗下的槐木桌前就唠叨的娟子，那时候也是眉目清秀，一笑俩酒窝。结婚的时候，很多人来帮忙收拾屋子，就把南窗下的那个台子给拆了。

李老师问，我改作业备课咋办？老耿说，咋，怕我外甥女不带嫁妆？李老师脸红了，说，叔，怎么我也要有张写字桌不是？老耿说，喊舅，啥叔？学生大牛的家长是个木匠，说，李老师，我新做了个桌子，用得是废料，明天给你搬过来。大家起哄说，李木匠，你真抠门，不是李老师，你家大牛语文竞赛能得全乡第一？还弄个废料做的桌子送李老师。第二天下午，李木匠扛着个槐木桌进来，放在南窗下。一看就不是废料做的，刷得亮漆还有些粘手。放下不等李老师说话，转身跑了。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张槐木桌被李老师和岁月打磨得细腻发亮。李老师半年前退休了，每天除了去村头散散步，就是坐在槐木桌前读书，写诗歌散文。他挠着早被粉笔末儿染白了的头发，想不出老伴娟子为什么不喜欢他坐在槐木桌前。

这天，是他老伴的六十一岁生日，李老师决定从这天起，离开南窗下的槐木桌。他想给老伴些惊喜，顺顺她的意。老伴跟着他没少吃苦。当他把决定说出来后，老伴不信。李老师又郑重说了一遍，老伴才信。她让李老师搭把手，把槐木桌抬到了放杂物的西屋，然后把一对大沙发放在南窗下。

李老师无聊，骑着电动车去镇上闲看，碰到和他一块儿退休的马老师，说是去参加镇诗词学会的笔会。李老师跟着去了，一大屋子都是退休的干部和教师。李老师经常在县报上发表作品，大家都极力邀请他加入，并一致推举他为诗词学会副会长。接着，李老师又加入了镇钓鱼协会，镇象棋学会，每天吃过饭骑着电动车就走，不到天黑不回来。



这天李老师回来，进屋感觉很不对劲。他转了几圈，终于发现，槐木桌又放在了南窗下。槐木桌被精心擦洗过了，散发着古铜色的光芒。这时，老伴娟子进来了，手里捧着一个蓝色的花瓶，里面插着刚采摘的花草，五颜六色，很好看。

老伴把花放在南窗下的槐木桌上，说，老李，你每天还是坐桌前看书写字吧。李老师愣了，问，怎么回事？

老伴眼角溢出了泪花，说，每天看不见你坐在槐木桌旁看书写字，我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把你和日子一块儿弄丢了……

秋 荷

■田 军

白露之夜
秋风吹过湖面
一种温柔的香气
扑面而来
让我想起
如荷的女子
轻纱含羞的温柔

春风吹来时
你露出尖尖小角
如薄云依稀的新月
照亮我的心扉
一轮又一轮
夏风吹来
你淡淡 幽幽的
清雅 深情地
抚摸湖面碧水
风中的一对恋蝶
驻足在你裸露的
花瓣上

都知道
莲蓬是你爱恋的果
夏日怒放蓬勃
被南来北往的游人
吞噬

你倒影在秋风里
倩影
是一幅水墨的油彩
虽孤独冷清
却不染淤泥
清纯 独芳